



《奔马图》中国画 1942年

文/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朱绍杰
图/广东美术馆提供

取材于历代经典史籍的《愚公移山》《九方皋》，精湛细致的人物肖像《泰戈尔像》《箫声》，还有刚劲矫健的骏马、傲立危岩的雄鸡……

著名画家徐悲鸿笔下的生命，总是充满鼓舞人心的精神力量。

2月28日，“往来千载一悲鸿：徐悲鸿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展”在广东美术馆白鹅潭馆区开幕。

徐悲鸿是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江苏宜兴人。作为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枢纽人物，徐悲鸿的艺术实践始终贯穿着“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学术逻辑，从史诗性主题创作到寓言式图像重构，从笔墨语言革新到意境表达的突破，开创了中西艺术融合的现代语法体系。

本次展览展出徐悲鸿的73件代表作品与大量文献的互文性叙事，深度解码其“艺术救国”理念与“写实主义”方法论的时代生成机制。

据展览总策划人、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介绍，在全球化与在地性张力加剧的当下，“重访”徐悲鸿具有深刻的意义。该展览既是对徐悲鸿艺术的深入研究，亦是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战略的学术呼应，是首次在我国南方地区系统展出徐悲鸿的艺术成果。

往来千载 “重访”悲鸿

——徐悲鸿特展于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展出

以图稿叙事观创作历程

当观众进入1号展厅，迎面而来的是《狮吼》、《奴隶与狮》(画稿)、《箫声》等徐悲鸿早期创作的动物速写与人物肖像。该展厅展示了“江南徐生”徐悲鸿从传统艺术启蒙、东瀛游学到巴黎深造的艺术成长轨迹。

记者在现场发现，部分作品尺幅较小，但尽精微致广大，展现出徐悲鸿对传统笔墨的章法与意境追求。《狮吼》是徐悲鸿旅居德国期间在柏林动物园的日常速写作品，该作品采用大角度透视画狮，取雄狮全身朝向画面而扭头怒吼的强烈动态，画面左侧留有大面积的天空，几道闪电使画面重量达到平衡。

徐悲鸿纪念馆展览典藏部主任徐骥介绍，该幅作品是将中国国画构图巧妙处理虚实的手法运用于西方明暗素描的典型。徐悲鸿十分喜欢画狮，1921年至1923年期间，徐悲鸿旅

居德国柏林，天气晴朗时，必去动物园写生。

《奴隶与狮》(画稿)是油画《奴隶与狮》的小稿之一，取材于古罗马寓言故事，结合东方人特有的悲天悯人思想，弱化野兽和人的对立，将狮子报恩的故事描绘于画布之上。徐悲鸿先后创作十余幅素描草稿，反复对比明暗分布，奴隶与狮子的动态姿势，油画完稿在2006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以5388万港元成交。

徐骥表示，纵观徐悲鸿艺术生涯，对狮子的描绘从未停止，随着祖国国情、个人情感的变化，狮子这一艺术形象，逐渐由浪漫主义描绘转为现实主义刻画，由个人热情升华成对家国情怀的寄寓。

《箫声》是徐悲鸿留法期间创作的代表性人物肖像油画之一，画面右下侧有题字“悲鸿，丙寅冬”。徐悲鸿自认为：“是岁丙寅，吾作最多，且时有精旨。”画面中的青年女子为徐悲鸿的第一任妻子

蒋碧微，她侧身而坐吹箫，神情似若有所思，背景为幽静田园景象，老树身影与飞翔的白鹤隐约可见。



《箫声》油画 1926年

从主题创作看民族精神

沿观路线移步前行，聚光灯将观者的视线和思维紧紧锁定在巨幅中国画《愚公移山》上。

1939年11月，徐悲鸿应泰戈尔之邀从新加坡赴印度举办画展并宣传抗日，于1940年7月完成该幅画作，以遒劲笔触描绘了开山凿石的壮观场面。

“徐悲鸿于欧洲学院绘画体系中，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美术现代化进程所需的内核精神——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并以悲天悯人的伟大情怀，投身到文化启蒙运动中。”徐骥表示，徐悲鸿

的艺术革新始终贯穿着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

同样创作于祖国危难之际的还有《九方皋》，该画作取材于春秋战国时期《九方皋相马》的故事，画面上的九方皋又昂首站立，注视着身前的黑色骏马，烁烁放光的双目流露出非凡的气质与高超的智慧。徐悲鸿借该画作警醒世人重视人才。

“徐悲鸿在重庆主持的中国美术学院曾被炸掉一角，而他的画室就近在咫尺，即便身处恶劣环境，他依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徐骥告诉记者，1943年，徐悲鸿在重庆嘉陵江的简陋画室里，完成了巨幅中国画《会师东京》。

该幅画作巧妙地取“师”“狮”谐音，以群狮象征反法西斯

同盟将胜利会师于富士山上，题有“虽未免言之过早，且喜其终将实现也”。

画面中，灰暗色调寓意战云密布，一轮红日即将从地平线上升起，明暗对比衬出群狮的威猛。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从该画作中，观者仍能感受徐悲鸿为抗战而作的拳拳爱国之情。

王绍强介绍，徐悲鸿以富有诗意的主题创作，将西方历史画叙事传统与民族精神传统对接，铸就了中国现代美术的不朽之作。在全球文化互鉴的当代语境下，艺术家更应延续“跨文化而不失主体性”的创作理念，在技术变革与文明对话中构建新的现代性方案。



“师造化”思中西融合

健硕发达的肌肉，炯炯有神的双眼，震慑人心的气度，这就是徐悲鸿的马。世知徐悲鸿擅画马，3号展厅中的《奔马图》前有不少观众“打卡”合影。

中国画《奔马图》运用饱和奔放的墨色勾勒头、颈、胸、腿等大转折部位，并以干笔扫出鬃尾，使浓淡干湿的变化浑然天成，让马腿的线条力透纸背，而腹部、臀部及鬃尾的弧线富于动感。

中国传统画马，从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宋代李公麟的《牧放图》、元代赵孟頫的《五马图》，乃至清初郎世宁的《百骏图》，大都是近于工笔的画法，且马匹温良肥腴。

到了徐悲鸿，才不再斤斤计较于马的皮毛的细致描绘，而是在准确素描的基础上，用粗毫大笔，将马的奔放不羁的精神予以再现，笔墨淋漓，在中国画史上开创了写意画马的先例。

徐悲鸿画马的艺术实践呈现出鲜明的历史转向：抗战时期，《奔马图》的骏马造型与疾驰动势，既构成西方造型体系的完美实践，又隐喻着民族突破困境的精神图腾。而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徐悲鸿在中央美术学院建构“双轨制”教学体系，以解剖学、透视法重构造型基础训练，将西方写生传统转化为本土化的观察方法。



展览现场

论。这种教育模式不仅培养出新一代美术人才，更塑造了社会主义美术的创作范式。

徐骥表示，徐悲鸿曾提出“师造化”的教学理念，教导学生画马要以马为师，画鸡要以鸡为师。他也喜欢猫的娇憨机灵，曾同时养了8只猫，长时间地观察它们的各种动态，捕捉其瞬间神情。

中国画《猫》描绘了一只在岩石上张望的猫，它仿佛被某物深深吸引，动作异常生动。徐悲鸿利用宣纸本身的黄色作底，用淡墨勾出轮廓、双眼、嘴鼻，特别注意用笔在猫的体面转折处的变化。再用白粉施于凸起部分，用重墨晕染出花斑。

“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者融之。”徐悲鸿强调素描训练可以弥补当时的中国画造型薄弱的问题，他在长期实践中获得了对于写实造型的精深把握，使中国画笔墨意趣得到了划时代的突破。

王绍强表示，徐悲鸿倡导“艺术为人民服务”，强调艺术应反映时代精神与民族特色，这种开放而自信的探索路径，既呼应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诉求，也为当代人研究中国当代美术提供了更为开放的国际视野。

河底下的暖流

□刘德翠

深夜的办公室只剩下我一个人，电脑屏幕的蓝光在黑暗中格外刺眼。我揉了揉酸痛的太阳穴，正准备关掉最后一个文档，突然从包里掉出一本陈旧的日记本。

那是母亲上周收拾老房子时找到的，说是我的童年日记。我随手翻开泛黄的纸页，稚嫩的笔迹映入眼帘：“今天爸爸妈妈又吵架了，我好害怕……”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那是个雨天，我十岁。父亲又一次深夜才归，身上带着浓重的酒气。母亲站在客厅里，脸色苍白得吓人。

“你還知道回來？”母亲的声音在颤抖，“你看現在我几点了？”

父亲扯了扯领带，语气疲惫：“公司應酬，我也没办法。”

“應酬？每次都是應酬！”母亲的声音突然拔高，“小翠今天家

长会，你又沒去！老师问起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我躲在房间里，耳朵贴着门板。雨点敲打着窗户，像无数颗跳动的心。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父亲的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气，“我不出去应酬，这个月的房贷怎么还？小翠的补习班费用从哪里来？”

“钱没钱，你就知道钱！”母亲的声音哽咽了，“小翠需要的是爸爸的陪伴，不是钱！”

“砰”的一声，父亲摔门而出。我听见母亲在厨房里压抑的哭声，还有碗碟碰撞的声响。我蜷缩在床上，想起上周父亲答应带我去游乐园，却又因为临时会议不去了。

成年后的我，终于理解了父亲当年的无奈。在这个城市打拼多年，我也常常为了一个项目加

班到凌晨，为了一个客户强颜欢笑。那些应酬场上的觥筹交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疲惫？

但当时的我只觉得害怕。我轻手轻脚地走到厨房，看见母亲站在水槽前，肩膀微微发抖。她的手泡在冷水里，机械地刷洗着已经干净的碗碟。

“媽……”我怯生生地喊了一声。母亲猛地转身，脸上还挂着泪痕：“小翠？怎麼还没睡？”

“我……头晕。”

母亲的手立刻贴上我的额头，冰凉的温度让我打了个寒战。“怎麼这么烫？”她的声音里带着慌乱，“等等，妈妈去拿体温计。”

就在这时，门锁转动，父亲回来了。他看见母亲焦急的样子，也快步走过来：“小翠怎麼了？”

“好像发烧了。”母亲的声音里带着哭腔，“都怪我，刚才吵架从未发生过。

没注意……”

父亲二话不说，蹲下来背起我：“走，去医院。”

我趴在父亲宽厚的背上，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酒气。母亲跟在旁边，不停地摸我的额头。雨还在下，父亲把外套脱下来披在我身上，自己只穿着一件单薄的衬衫。

“你穿上吧，别着凉了。”母亲把伞往父亲那边倾斜。

“不用，你照顾好自己。”父亲的声音柔和下来，“刚才……对不起。”

母亲没有说话，但我看见她悄悄擦了下眼睛。

到了医院，医生检查后说只是普通感冒。父亲长舒一口气，母亲也放松下来。我躺在病床上，看着他们一个去缴费，一个去拿药，默契得仿佛刚才的争吵从未发生过。

回家的路上，父亲开着车，母亲坐在副驾驶位。我听见她轻声说：“以后……少喝点酒。”

“嗯。”父亲点点头，“以后应酬能推就推，多陪陪我们。”

我从后视镜里看见母亲笑了，父亲也笑了。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月光透过车窗洒进来，温柔地笼罩着我们。

合上日记本，我望着办公室窗外的夜色。这座城市依然灯火通明，无数个家庭正在上演着相似的悲欢。我拿起手机，给远在老家的父母发了条消息：“爸，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

放下手机，我忽然明白，所谓家人，就是在争吵后依然会为对方撑伞的人。那些年少时觉得天崩地裂的争吵，如今想来，不过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而爱，始终是河底下静静流淌的暖流。

早听闻大汾热水洲的美名：深藏于罗霄山脉西南边群峰峡谷中，右溪河流经石门岭下有一处宽阔河滩，乱石铺展，随地一挖，就能挖出一口热气腾腾的汤泉。

热水洲这一独特浅层地表温泉的形成，受地表水、断裂、岩浆岩及岩石裂隙等地理、地质因素的影响。而河滩外，还有一处温泉，便是温泉。温泉得通红，脸上潮热，通体微汗，熨帖舒坦。但不一会，近70℃高温的热水就让人吃不消了，便搁起双脚，抬眼望，右边是滔滔碧水清澈透明，溪流对岸是密林山崖高耸；左边是平坦宽阔的河滩，密匝匝都是人。

女儿拿小脚丫踩上我脚背，我也拿双手在她的脚背上轻轻磨蹭，嘻嘻哈哈地笑着。母亲与姐姐等三人围坐在另一个小池边，也直呼痛快。这时，我看不清湍急向前的清澈溪水，忍不住将右脚探入水中，哇，冰冷山泉的寒气直钻心底，像有条小蛇噬咬着。

那年正月初六，我第一次去热水洲游玩。从大姐家出发，载着满满一车人，我们开车前往这个峡谷中凉热并存的好地方。车沿盘山公路缓缓爬行，直到罗霄山脉南麓时，车窗外闪现一株株迎风怒放的红梅，在早春一片衰草苍黄的底色中明亮扎眼。我伸出手想去触摸那一团团烈焰，觉得它们要在寂静的河谷里烧起来了。我踢着车门要求下车看花，终于如愿后，才发现那不是红梅，而是野生的寒绯蝶。重重枝条上裹着繁花，还有无数嫣红小朵一粒粒地含羞待放，青灰枝干上没有一片新叶。放眼望去，远处山林里杂树丛生，忽高忽低间夹杂着一棵棵桃花树；深山含笑缀满洁白硕大花朵，分布于河对岸巨屏风似的陡峭山崖间。林间有清风吹过，带来满谷幽香，迅速将我全身都浸透了。

去年的一个春天，与井冈山的老友相约前往，这次是从仙口乘船逆流而上。一路鸟鸣风暖，碧玉般的清流映照着一棵树火红杜鹃——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

我们仿佛走进了杜甫诗境。

来到河滩，依旧是人群密集，笑声、尖叫声、惊叫声不绝于耳。北边山脚下，正在建设温泉度假村、避暑山庄，工地上人来人往，一派繁忙景象。

坐在小池边沿上，不知不觉斜阳已挂在林梢，忽然有一种熟悉感涌来。想起第一次来时，也是玩到黄昏才离开，黄泥路边，他半蹲着身子举起相机，不停变换位置找准角度，要利用下午五点半的魔幻高光时刻，为我拍一张好看的相片。

暮春的午后，老槐树筛落的阳光在青石板上流淌。拐角处传来电动三轮车特有的嗡鸣，一位头戴竹编斗笠的老汉扶着车把徐徐驶来。车斗里摆着三层竹篾箩筐，每个筐沿都缀着圈金边——那是上百只刚破壳的雏鸡，像一团团滚动的绒球，在斜照里晕出朦胧的光晕。

老人刚掀起箩盖，嫩黄的浪潮便涌向筐沿。最机灵的那几只，瞪着同伴的背跃起，尖喙如雨点般啄向撒落的谷粒。中间层的雏鸡急得直扑棱翅膀，绒毛在气流中打着旋儿。角落里有只跛脚的小家伙刚探出头，就被蜂拥而至的同伴撞得跌坐在麦秸堆里，细弱的鸣叫瞬间淹没在鼎沸的叽喳声中。

老人吧嗒着铜烟斗，忽然用烟锅敲了敲筐沿。惊起的雏鸡们霎时静了，只见老人弯腰捡起那只瑟缩的小可怜，轻轻搁在盛着温水的小陶碗旁。斜阳穿过他指缝，给那团绒毛镀上琥珀色的光晕。小鸡怯生生地躲在麦秸堆里，倒映在老人皱纹里漾开的模样的样子，张开小嘴“啾啾”地回

女儿的“宠物鸡”

□徐宏敏



春日 图/新华社

“黄团团不动了……”待到丹桂飘香时节，篱笆墙内已立起五彩斑斓的羽阵。芦花鸡总爱踱到女儿脚边，低头啄她鞋上的红樱桃。每日清晨，婆婆撩开稻草窝，总能摸出三五枚带着余温的蛋。青瓷碗沿磕开的蛋液澄黄透亮，落在滚水里凝成芙蓉片，再点一勺新熬的桂花蜜——这是女儿冬日里雷打不动的早餐。那个冬天，草鸡蛋养得白白胖胖，肥嘟嘟的脸上染着两朵红晕。

如今，柴火的鸡笼已经空了。每当阳光洒进来，我仿佛还能看见那几个毛茸茸的小身影，听见女儿稚嫩的“啾啾”声。小鸡虽然只陪伴了我们短短数月，却在女儿心中种下了第一粒关于生命的种子。或许这就是生命给我们上的一课：教会我们爱与失去，教会我们珍惜当下。

神奇热水洲

□唐咏梅